

孔雀餐厅的陀客

孔雀餐厅的怪客^{G7}

艾 群 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孔雀餐厅的怪客

艾 群 著
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
(北京木樨地南里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安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8.5印张 177千字

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81011—051—9/1·5 定价：2.40元

印数 1—25000 册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收集了作者近几年发表的公安法制题材纪实作品。《预审官外传》记叙了著名预审员汲潮审理重大案件的精彩过程；《亡灵真容再现记》描述了人类学者运用头骨恢复死者生前面貌的方法，不仅侦破了几十年前的积案，同时再现了四百七十年前《西游记》作者吴承恩生前真容，令人赞叹，令人叫绝；《变态》是关于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纪事，展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异常世界；《刺杀孙传芳的女英雄》回顾了五十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。其余各篇也都为读者展现了神奇的世界、神奇的人物。

目 录

预审官外传.....	(1)
一桩奇特的案件.....	(31)
亡灵真容再现记.....	(37)
天心阁事件.....	(83)
变 态.....	(90)
三个女性	(129)
最后的判决	(140)
孔雀餐厅的怪客	(152)
海上缉私队在行动	(159)
女法医的奇遇	(170)
幽 灵	(188)
肇事者的上司	(198)
冤案内幕	(216)
烟囱上的示威者	(226)
刺杀孙传芳的女英雄	(231)
星条旗下的华裔警官	(246)
“画报”入魔记	(253)
探索指纹奥秘的人	(258)

预审官外传

北京市公安局预审处的预审室，同这个城市的传统住房一样，砖瓦结构，前廊后厦。窗棂上镶嵌着小格毛玻璃。正窗上的亮玻璃又宽又大，象一面四十吋的电视屏幕。这一天，一辆黑色轿车驶进前院大门，车中走下神色庄重的周恩来总理。市公安局头前引路，周总理来到预审室窗前，在事先准备好的木凳上坐下，深邃的目光将窗内的一切尽收眼底。那里，一名黄发碧眼的外国间谍正在受审，昔日的傲气早已荡然无存。他惶恐了，他汗颜了，他瑟缩了，他佝偻着身子哀求了……周总理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，他对主持审讯的那位宽额头、唇上留着一字胡的预审员非常欣赏，他侧身询问那位预审员的姓名。公安局长在总理耳畔轻声答道：

“他的名字叫汲潮。”

汲潮，是公安战线上久负盛名的传奇人物、审讯高手。他经手了外国间谍吕安东、山口隆一阴谋炮轰天安门、王倬伪造周总理批示骗取人民银行二十万元人民币、杨国庆刀砍来华外宾等诸多震惊全国的大案和通天案。他审理的案犯涉及中外三教九流，千奇百怪。

旧营垒的逆子

原东北军有一员骁将名叫汲金纯。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，邀汲保清，辞不从。张作霖时代，汲出任热河都统，领上将军衔。都统是北洋政府设在热、察、绥三区的地方官，地位略低于其余各省的行政长官。汲的女儿与张作相之子结为婚姻。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车身死，汲金纯告老退職，在锦州、天津、北平置下房产当了寓公。一九三二年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伪“满洲国”，让汲金纯出山辅佐伪满政权。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亲抵汲宅，彬彬有礼鞠躬道：“在我还是小小的参谋副官的时候，汲老已是赫赫有名的上将军了。当年我曾在行伍中一睹老将军之风采。老将军如今还认得我吗？”汲老头上下扫了两眼这位占领军最高长官，绷着脸回答：“我不认得你。”本庄繁笑歪了脸：“老将军名重一世，若肯屈就满洲国治安部首脑，在下真是不胜荣幸！”汲老头打了个哈欠回答：“老朽无能，不敢从命。”

在汲潮的躯体里，就流着这样一位老人的血液。他是老将军的长孙。他的父亲，东北讲武堂出身，上过大学，曾在奉天省议会任职，因鼓吹新派思想，干了不到一星期就被张作霖罢免了。从此再没谋求什么职业。汲潮原名汲惠民，从小在祖父跟前长大。老将军少言寡语，后来汲潮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：“算起来，祖父总共没跟我说过一百句话。”但老人的思想气质却陶冶了少年的心灵。这些影响在他上中学时开始显现出来。

他在锦州上的两年制中学，日本教师、日本课本、日本语言。有个教师叫秋山，让学生整队，武士道大发淫威，无休止地发号施令，左转、右转、跑步、立定……稍有迟缓就拳打脚踢。汲潮腻了，把膝盖一松，头一偏。“汲，你的出列！”汲潮挪了一步。“啪！”秋山一撇子把汲潮打了个趔趄。汲潮脸颊又烫又辣，嘴角咸糊糊地流出一股粘液。这要是在别人，只能是打掉门牙肚里咽，还得赔笑连称“哈依”。汲潮偏不，他摘下腕上的手表，一抹嘴角骂道：“妈的，老子受够了。”抡圆了胳膊就打。但是，这一下没打响，胳膊被一个叫和田的体育老师抓住了。汲潮的滑冰和八百米跑在全锦州名列前茅，篮球场上也很威风，体育老师爱惜他，当众骂他：“这样的不行，态度很坏！”实则替他遮掩过去。事后一位中国老师告诫他：“你闯了大祸，快跑吧。”“我的毕业证书呢？”“还毕业证书呢，秋山跟日本宪兵有关系，再不跑脑袋难保。”果然，当天日本宪兵队就来抓人了。汲潮连夜逃往北平，入鸿达中学读书。这是一九三九年，他十六岁。一米七〇的个头，挺括的鼻梁，唇上生出细茸茸的小胡，嗓音较粗，看上去倒象十八、九岁。

那时候关外是伪“满洲国”，关内是中华民国。从关外到关内上学，算是从一个“国家”进入另一个国家。汲潮持伪“满洲国”护照，算是到中华民国的留学生，归伪满大使馆管。他住在外公家，外公是北平的平民。

时隔不久，父亲托人捎来家书：“惠民吾儿如面，曩者于校中造次，叨怒当局，警方未肯罢休，尚着员缉拿吾儿，其势未可小觑。抑返满就擒，或远走高飞，何去何从，汝好自定夺。父示。”

躲到北平还不依不饶！他气得呼哧呼哧喘粗气。“妈的，老子投军了！”好铁不打钉，好男不当兵，但凡有条道，也不至于此呀。投了清河军校，为第五期学员。毕业后派到驻山东的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任副官，司令是大汉奸王铁相。汲潮横竖瞧这帮家伙不顺眼，揍了王铁相的一名亲信，老号长劝他：“王司令手黑，你快跑吧。”登上火车又返回北平。那时祖父正在北平闲住，见孙子又闯了祸，告诉说：“你在家，别让他们抓了你的逃兵。”那年头，抓了逃兵是要给一颗“卫生丸”的。老将军就辗转托了个熟人——伪唐山市长徐树强，安排汲潮补了唐山市警察中队长的缺。

一晃半年过去。一日，汲潮在一家饭馆独酌，要的一荤两素、衡水老白干。一队日本宪兵闯进来，嫌跑堂的掀门帘掀晚了，大嘴巴劈里叭啦搥开了，只搥得跑堂的口鼻流血、眼珠歪斜。汲潮看不过去，拦住那带头的：“行了，歇歇手吧。”那些日本宪兵哪把一名中国警察放在眼里，照汲潮面部就是一拳。汲潮是作好准备的，一闪身，就势一拧，那家伙踉跄一跤，把眼角磕到桌角上起了个大紫包。八个日本宪兵哗啦啦把汲潮围到当中。汲潮也不含糊，一对八开打，翻了桌椅板凳，飞了碟碗瓢盆。汲潮寻思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卖个破绽，脱身跑回警察队。进门就吹笛集合，“大队长命我带你们执行任务，都带上枪，叫你们打谁就打谁。”几十名警察呼啦啦把饭馆包围了个严实。汲潮一指日本宪兵：“给我打！”这些警察平日里受够了日本宪兵的气，这回有人兜着，不打白不打呀，一人一拳就是几十拳，一人一脚就是几十脚。敢情日本人也怕打，直跟汲潮叫大爷。汲潮正酒劲架着呢，叉着腰喝道：“都给我弄起来！”八个日本宪兵拴到一

根绳上。一个老警察悄声说：“汲队长，可别往队部带。”汲潮把他们带到市政府后身，让他们跪到防空壕上，哗啦掏出盒子枪，发狠道：“老子让你们从锦州撵到北平，从北平撵到唐山，逼急了我啦，今儿非毙你们几个不可！”正要冲日本人的脑袋扣扳机，市政府秘书气喘吁吁赶到了，一把揪住汲潮的胳膊：“我的爷，你要是手指头一动毙了他们，那日本人能饶了咱们徐市长吗？你拍拍屁股走了，这帮弟兄怎么办？”汲潮一犹豫，日本宪兵爬起来就跑。“这么着，”秘书是徐市长派来的，“你先躲进医院，就说被日本人打伤了。”汲潮伪装受伤躲进医院，就听外边传闻“军警互殴”，日本人要报复，徐市长大怒：“这个汲潮怎么这样干！”汲潮一想，三十六策走为上策，乘黄昏溜出唐山。这是一九四五年七月，汲潮二十二岁。

躲避了一些日子，又返回唐山探风。坐进一家酒馆。看看自己也是堂堂七尺的一条汉子，怎么就混到这个份上？酒入愁肠，化作两行伤心泪。邻桌那边许是瞧见了，一声招呼：

“那位兄弟，你是干什么差事的？”

汲潮转脸一看，只见四十上下的一个汉子眯缝着眼在打量自己。“唉！”汲潮一声长叹。

“那么，你上我那儿去吧。”

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建军的。”

日本投降，国民党争着受降收地，急于扩充队伍。所谓建军，就是由国民党政府任命一两个军事长官，给个番号，由他们自己去招兵买马。这在那纷乱之秋不算什么稀罕。此公自称董汉臣，受命组建骑兵第一旅。汲潮随他

来到司令部。这里空有几间民房，一兵一卒也没有，更是不见马匹。姓董的拿一身军装叫汲潮穿上，咳嗽了两声，一本正经地宣布：“兹任命汲潮为新建骑兵第一旅少校副官处主任！”接着第二道命令就让汲潮去北平如法炮制招兵买马，即刻登程。

原本想日寇投降，山河重整，将会看到一派中兴气象。不料到了前门火车站下车这么一看，喝，这个乱呀！国民党的接收大员简直象一群蝗虫，砸银行，抢买卖，霸房产，大饱私囊，把汉奸的小老婆也接收了，比闹土匪不在以下。在顺城街晓市上，一个打小鼓卖破烂的老头念叨：“盼中央（军）盼中央，中央来了更遭殃……”这叫什么政府？这叫什么军队？汲潮在古城墙下的阴影中徘徊，日复一日，苦苦思索。他到果子巷、骡马市一带与来往客商攀谈，从这些走南闯北的人们的口中搜寻另一个世界的信息。人心一杆秤，他忽然发现这杆秤是偏向共产党、八路军的。鸟雀尚知择巢而栖，我汲潮年不过三十，何必同这腐败的旧政权沆瀣一气？回唐山！

这时候唐山那个部队也有了些人马。汲潮把勤务兵叫来：“把你的枪给我。”

“长官您自己不是有枪吗，还要我的枪干什么？”

“这个你甭管，连子弹一块给我！”

脱下军装，换上大褂，一左一右挎上两支驳壳枪，乘着头遍鸡叫，出卡子门，往东朝北，径直就下去了。

他去哪儿？投八路。

双 枪 投 八 路

唐山北去是开平。半路看见一座岗楼；朦胧中有人影晃动。他没见过八路军，以为穿军装的人影就是八路呢，打个招呼往前走，上边的人朝他端枪就打。砰！砰！砰！定睛看时，原来是一群尚未被收降的日本兵。汲潮一猫腰跳进壕沟，双枪还击，打得日本兵不敢抬头。

过了开平，天已大亮，他就大摇大摆地朝前走。逢人便伸出拇指食指比划个八字问：“有这个（八路）没有？”路人见他这身穿戴，这个问法，还当他是敌伪的刺探呢，谁也不跟他说实话。晌午时分，赶上来一个村干部模样的人，叫住他仔细盘问。汲潮想得简单，就直通通地自报家门：“我是那边的少校副官主任，来投八路，带着两支家伙。”说到这里才觉得有点冒失。赶紧改口反问：“你是干嘛的？”

“我吗？”对方微微一笑，伸出手指比划个八字。“跟我走吧。”

从开平到丰润，从丰润到玉田。那里是解放区冀热辽行署所在地。行署主任张明远接待了他，安排他在一个农户家住下，派一名通讯员同住，后来干脆让他住进了看守所。公安局的一位赵科长翻来覆去地来问出身、历史、社会关系。日复一日，他又烦了：“赵科长，我是带着家伙来投诚的。你看我可以，就用我；看我不可用，干脆把家伙还给我让我回去。唐山还有百十口子队伍等我拉过来呢。你这么审过来审过去，还不把事都耽误喽？”

赵科长见他谈吐实在，也就不隐讳了：“你这个事还不

大清楚，你能不能提出个证人？”

这可难了。他敲着脑门想了半晌，猛然想起一个同学杨增鹤，听说前不久拉队伍投过来了。几天后，杨增鹤来了，他已改名杨光。汲潮高兴地骂道：“你小子上哪儿去了，差点儿拿我当了奸细。”杨光笑道：“你这么冒冒失失闯过来，谁知道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他给汲潮送来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、《论解放区战场》和整风文献。汲潮看着看着叫起来：“嘿，敢情共产党是干这个的呀。得，今天起我也算共产党了！”

一九四六年初的一天，情报科长方飞叫他去。见面一握手：“汲潮同志，你的事清楚了，听说你学习得也不错。”一句“同志”，把汲潮叫得心里热乎乎、眼睛湿乎乎的。“你在北平关系熟，派你回北平工作。一是找军政警的旧关系，动员他们反正；二是搞武器支援解放区。你看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当时他还有点报知遇之恩的思想。“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后天，过了通县就是国统区，你要多加小心。”

在潜入国统区的路程中，他结识了两个人，从这两个人的身上，他体会到了人心所向、众望所归。

穿上大棉袍，戴上毡帽头，揣上边区票，步行二百里，就到了三河县境内。在三河县与通县的接壤处，投宿一家小店，自称是跟车的，半道闹病误了路，明日进城追车。老店家听了也不多问，只是眯着眼笑，唠起嗑来讲述这里地名“马起乏”的来历：唐初此地有一劫龙寺，寺内老方丈有千里驹一匹。唐王李世民征东路过，战马卧地不起。李世民向老和尚借马，老和尚不借反而逃跑，李世民怒杀老和尚，举

火焚庙。却见战马昂然而起。由此得名马起乏。

次日凌晨，汲潮不辞而别，觉着自己是朝西而去，走到日头升起，一看又回到了店前。认准正西又走下去，走到日头正中又回到店前。坏了，准是遇着民间传说的“鬼打墙”了，心里发慌。这才从店门里走出笑模笑样的老店家。“我寻思你不是跟车的主儿嘛，你是这个——”，他用拇指食指比了个八字。也不等汲潮回答是与否，便把那有长长指甲的老手往西一指：“顺这儿下去，有座小土地庙，庙门冲南。再往西走，是潮白河，过河就是通州。你可要加小心了。”

路上结识的第二个人是个青年。过潮白河接受国民党兵检查之前，把边区票都埋在河东了，走到通县火车站没钱买票，把毡帽头掂在手中吆喝：“哪位要？便宜。”一个小伙子搭茬了：“你卖它干什么？”“回家，没钱买票困在这儿了。”那青年替汲潮买了一张票，也没要他的毡帽头。两人同车到前门站。汲潮在北平安顿停当，就上前门午牌楼回谢那青年。那青年正在鲜货摊上卖柿子大鸭梨，一见汲潮西服革履，龇着牙笑了。两人到饭馆落座推杯换盏，青年道：“在通州我就看你不是一般人，你八成是这个——”他用手指在桌下比划了一个八字。

汲潮考入华北文法学院政治系。这是一所私立大学，交钱就上课，考试就能领文凭。纨绔子弟不少，敌特分子颇多。汲潮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、经济研究会，发展进步力量。他在王府井开了一家金店，请几名进步学生一同经营，自任董事长。这里便成为地下革命的秘密活动点。他找军政警界的人士套近乎、作宣传。逢年过节，地段上的警察还拎

着点心匣子、大蒲包来送礼。不过，汲潮的回礼要比点心匣子、大蒲包的价值高出十几倍。就这样，凡是查户口或有什么风吹草动，警察倒抢先来送个信儿。后来当局抄封了王府井金店，汲潮没有被逮捕，那是因为警察先给他透了口风。

旃坛寺附近有一座院落，常有军车出入。找人一打听，那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后勤补给处。汲潮每天早晨到这门口的小摊上喝豆汁、喝面茶、吃油炸轨。有一天天气阴冷，一个小军官打门里出来。汲潮端着碗招呼：“老兄，喝碗豆汁，暖暖身子。”那小军官接过碗来低头一喝，咻地一口就喷了出来。汲潮笑道：“看你不是本地人吧？要不怎么不会喝豆汁呢？”一回生，二回熟，没几天两人就坐在酒桌前猜拳行令称兄道弟了。这小军官名叫纪树声，与汲潮的姓氏同音不同字。南方人，不到三十岁。两人越喝越近乎。汲潮见小军官长嘘短叹，乘机试探：“老兄，有事别闷心里呀，咱们帮不了你的忙，还分不了你的忧吗？”

小军官长叹一声：“你瞧这局势，早晚是败走乌江。我一个人好办，家里还有妻儿老小呢。”

“那你就回南方探探家嘛，干嘛不走？是不是罗锅子上山——钱紧？”

“唉，财神爷甩袖子——崩子儿皆无。”

“好说，你随我来一趟。”

汲潮从王府井金店称出五两黄金，把小军官感激得磕头作揖的。两天后提出弄枪的事，小军官不好推辞。

按约定，汲潮骑一辆英国军用摩托来到北海后门，小军官已等在那里，引到静僻处，往草丛中一指：“这是没打箱

的左轮手枪，崭新乌蓝发亮，十打，一百二十支。”他帮着把枪支装进摩托车后架的袋子里，汲潮一踩油门，嘟嘟嘟一溜烟出了西直门。

一九四八年，解放军大兵压境，北平城四面楚歌。国民党军队在东单修建飞机场，这是同外界保持联系的紧急措施。汲潮受命查明飞机场的确切部位。他打扮成个阔佬，头上抹了油，皮鞋擦得倍儿亮，大把钞票塞给招待员，住进了北京饭店最高层偏东的一个房间。他打开窗户，久久地朝外瞭望，别人还以为他是破产的财东或情场的败将在此寻短呢。这里可以鸟瞰机场全貌。很快，一份机场部位图送到党的地下组织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解放，二十五岁的汲潮佩上“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”的标志。从此，把大半生的心血倾注在审讯室中。

用学识降服间谍

建国伊始，镇反、肃反，一名预审员的手中往往同时审理十几起以至几十起案子。倒真能锻炼人。

一九五一年七月，汲潮接手一起间谍案件。带到他面前的是个一米八左右的大块头，三十挂零。两只蓝眼珠在黑框眼镜后边滴溜溜窥视着。受过高等教育，气度高雅，不象那些文化不高的二流间谍那样装腔作势、自命不凡。他的名字叫黎克，被指控犯有间谍罪。昨天汲潮阅卷时感到很兴奋，过去自己被外国侵略者撵得东躲西藏，如今却让他们俯首受审，想到这些，他竟自乐出了声。他让妻子把长袖制服

洗好，干干净净地穿在身上，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英姿。带上那心爱的烟斗，这烟斗从一九四六年起就象“通灵宝玉”一样带在身边。

汲潮一边擦火点烟斗，一边慢悠悠地询问基本情况：

“那么，你为什么被带到这里来呢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由于对汉语发音方法掌握得欠精当，每个字都显得底气不足。

“真的不知道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。”

他在太平洋战争中参加过审讯日本战俘的工作，熟谙审讯之道。实际上他并没把眼前这个比自己年轻的中国人放在眼里。

“你在中国都接触了哪些人？”

“这很简单。我和我的妻子黎尤恩都是燕京大学的研究生，专攻中国文学和历史。为了解决经费的不足，我们到清华大学教英语。接触的都是大学生、教授和学者。”他的语调懒洋洋的，仿佛这些话跟你土八路说，你也不懂。在一个多小时的审问中，从他嘴里得到的只是“不知道”、“不明白”、“我是作学问的，间谍这个词同我毫不相干”这样一些无济于事的话。

汲潮恼怒了，一拍桌子：“给我站起来！”黎克慢吞吞地站起来，嘴角上出现一丝挑畔的冷笑。汲潮原本是要给黎克点颜色看。干公安的都知道，在法律和纪律允许的范围之内，找个什么合法的理由整一整案犯，不是没机会的。就在汲潮要发作的时候，他想起了领导上对自己的多次批评和教诲。参加革命以来，领导多次在肯定他的革命立场和革命热